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六十五 史部

南史卷三十五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 仲文 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覬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

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經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歴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

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内别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

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

亦為之陳請文帝荅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懐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荅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懐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

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受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

漸生以景仁專内任謂為間己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隷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謟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内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

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並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獸故云班也遷丹陽尹啓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

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顥等從誅弟素黄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為時流所怪

庾悦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羲吳國内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悦仕晉為司徒右

長史桓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竝貧躓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時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至是毅表解悅

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叙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氷晉司空祖藴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為荆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衞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

廳戕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為嘲後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

每陳巳志義康不悦出為吴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為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賔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為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為彭城王義康

驃騎主簿未就徙為丹陽丞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為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為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於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

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蕃湛伏誅以仲文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為人强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為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

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
譏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為
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乗焉或以白文
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
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
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
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
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

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糺復何以為政晉武不為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説便即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釁既自過於范曅所少賊一事耳伏

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少失桓脩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

邪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惟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

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歘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黄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仲文

乃啓用爲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臥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爲丹陽又以問尚之答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

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曅華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令愆釁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㓜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闚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説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鄽酒利其百十亦是立墨閣所無不審

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於家帝録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為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絶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宫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竝以强學爲王所禮接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竝無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吴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

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為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代

顧琛字弘瑋吴郡吴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惔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

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琛為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還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

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閭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
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
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竝事司空竟陵王
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
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吴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
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
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
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吴中作亂以為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焉琛仍為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

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
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
立廟方山號曰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
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
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
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
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
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先是

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内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黄老司徒左西曹掾覬之為謝晦衞軍叅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

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户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

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剖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剖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藏刑子不孝母子棄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甞低意左光禄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

吾不為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覬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吴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覬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覬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强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為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

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

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苟通僦以納税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别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

始得暫弭寀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之從豐良由
饑棘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
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
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羸
竝皆舊格有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
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貫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
獸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為
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

害於人愚又以便宜者盖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

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

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

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户二萬其人貲不滿三千

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

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户役人三五屬官竝惟正

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横相質累

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

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
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
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
悛竊尋人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
勤劇奇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
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
藏疾納汙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干
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

變萬源開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無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曁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竝從之

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諂事未嘗接以顔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禁遷給事黄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覲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内史在任清簡務存寛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帝平建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别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為制勑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

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覆以麤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列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

權安小牀甃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實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

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悦亦鵝炙以速尤乾餱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為災乃狥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覬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南史卷三十五

南史卷三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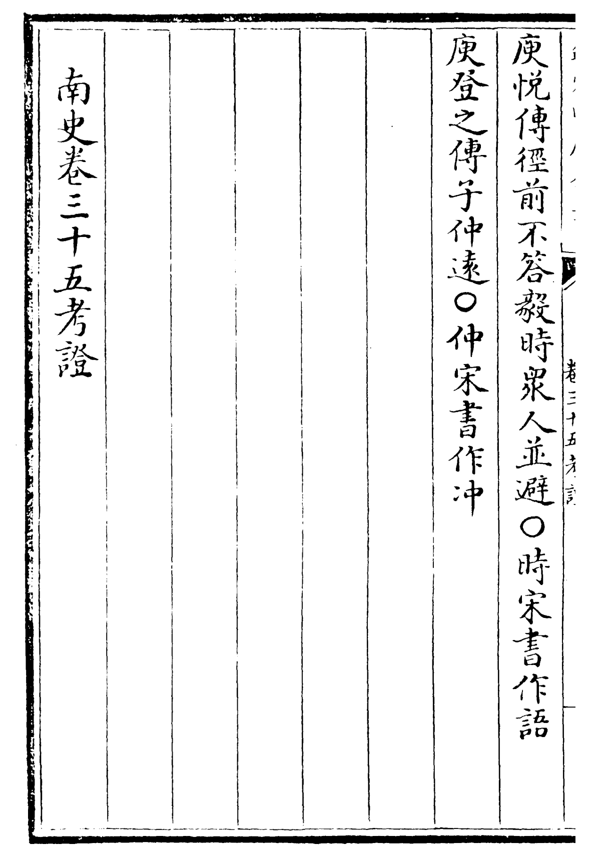
劉湛傳博涉經傳○經閣本作史

武帝入受晉命○入監本訛又今改从宋書

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第二琰字監本誤毋今从宋書改正

主佐之間爀隙遂搆○佐監本訛佑今从閣本

又曰不言無戎應亂殺戎日自是亂法耳○監本作不言無戎應亂今从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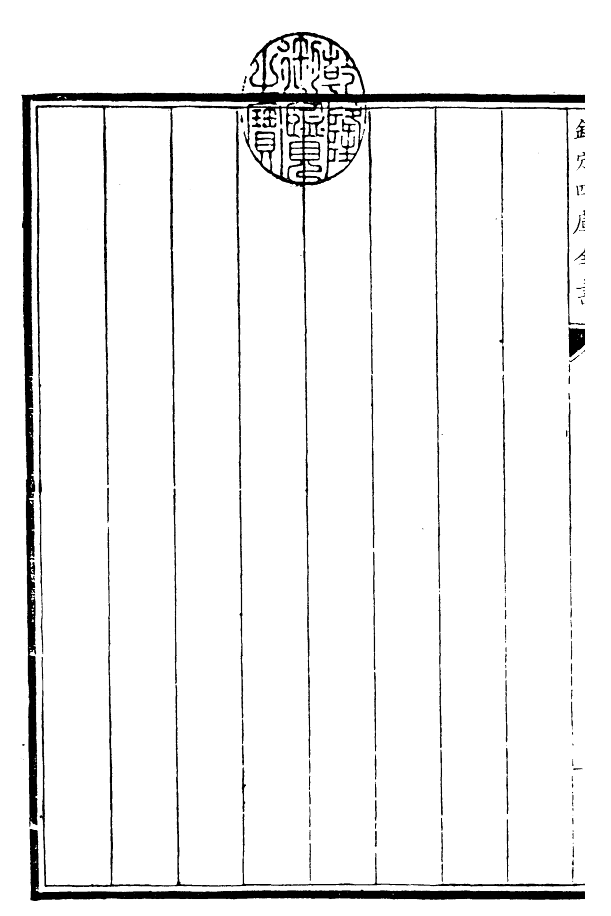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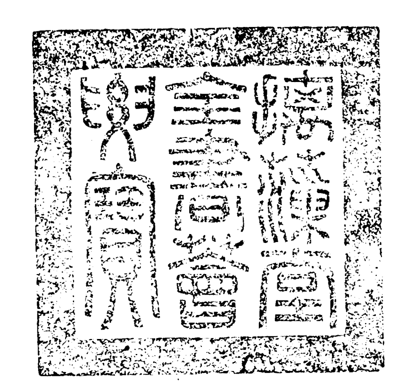
庾悅傳徑前不答毅時衆人並避○時宋書作語

庾登之傳子仲遠○仲宋書作冲

南史卷三十五考證

謹案卷三十四第三十一頁後一行足以追蹤古烈刊本蹤訛縱今改
卷三十五第十九頁後七行人生理外按監本作事生理外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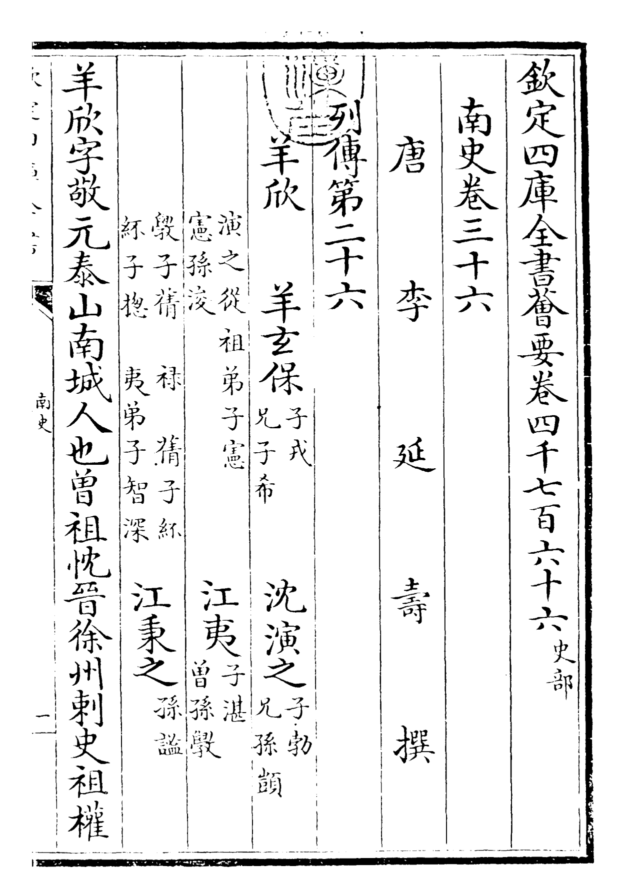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南史卷三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六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勃 兄孫顗

演之從祖弟子憲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曾孫斅

斅子蒨 祿 蒨子紑 江秉之 孫謐

紑子揔 夷弟子智深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

黄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

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
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
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
此意愈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
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
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
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
即板欣補右軍劉藩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

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黄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

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
侍郎玄保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
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
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
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為黄門侍郎善弈棋品第三
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
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

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為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

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即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

保棋嘗中使至𤣥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揺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𤣥保嘗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𤣥保𤣥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𤣥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𤣥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吴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

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雟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絶不許時人痛惜之

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兹斯實害人之深弊為政所宜去絶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

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養種竹木雜果為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

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璠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璠於宏會璠出為益州奪士人妻為妾宏使希舉察之璠坐免官璠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璠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璠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

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

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

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羣臣黄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鑾東岱不憂山河之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

有異言之文帝舉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

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

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

紫光禄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黄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

學勃忿鬩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

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

司徒左長史為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

官郎坦之子韻

顗字處默幼清静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賔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閫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内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顒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赴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

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顗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遂

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

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藹爲武康令以顗從役

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

能甄善别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

帝與憲棋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戸衆欲分為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為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兖州憲仍留為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

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憲孫淩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

去期城内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内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勑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宫為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横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

翻背沈洨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崍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敳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為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為鎮軍行參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

禮以兄疾去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奠務存儉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算術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隨王誕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為長史南

東海太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

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茍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為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直上省聞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恕懋愻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恠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斅

斅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還中書郎斅庶祖母王氏老疾斅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内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

之女大義不終褚彦回爲衛軍重斆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即位斆以祖母久疾啓求自解初宋明帝勑斆出繼其叔懋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斆一人傍無朞屬斆宜還本若不欲江懋絶後可以斆小兒繼懋爲孫尚書參議謂

閒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隧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為豫章内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使檢覆斅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司馬斅好文辭圍棋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斅今重登禮

閤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斆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

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斅風格不為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宫斅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啓遵斅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蒨

蒨字彥標幼聦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

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諓之為郡蒨拒之及建鄴平蒨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為子繇求昏於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

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冑所悦故勉斥泰爲之𧦬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武帝謂勉云江𧦬資歴應居選部勉曰𧦬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禄大夫卒謚肅𧦬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𧦬弟曇字彦德少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禄

禄字彦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

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録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

馬廬陵威王續代為荆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

别王答書乃致恨禄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産積錢於壁

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

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禄改字曰榮財以

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井絜

皐木人賦敗船詠竝以自喻子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

慧常以父為戲禱子紘

絲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絲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絲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恒泉依

夢取水洗眼及煑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
感南康王為徐州召為迎主簿紑性沉静好莊老玄言
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絶
聲月餘乃卒子搃
搃字搃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呉
平侯蕭勱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
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
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懐詩搃預同此作帝覽搃詩深

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户尚書轉太

子詹事揔性寛和温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
宫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
行遊揔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歴侍中左戸尚書後主即
位歴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當權任宰不持政
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
于今不絶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
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
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

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慠誕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

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從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

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懟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是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

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東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晉太常父纂給事

中吏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婣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人户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吏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顗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竝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吏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豈可與

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吏之宗人邃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吏之子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嶽以黨與見誅子謐

謐字令和父嶽遇禍謐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為于湖令彊濟稱職宋明帝為兖州謐傾身奉事為帝所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謐再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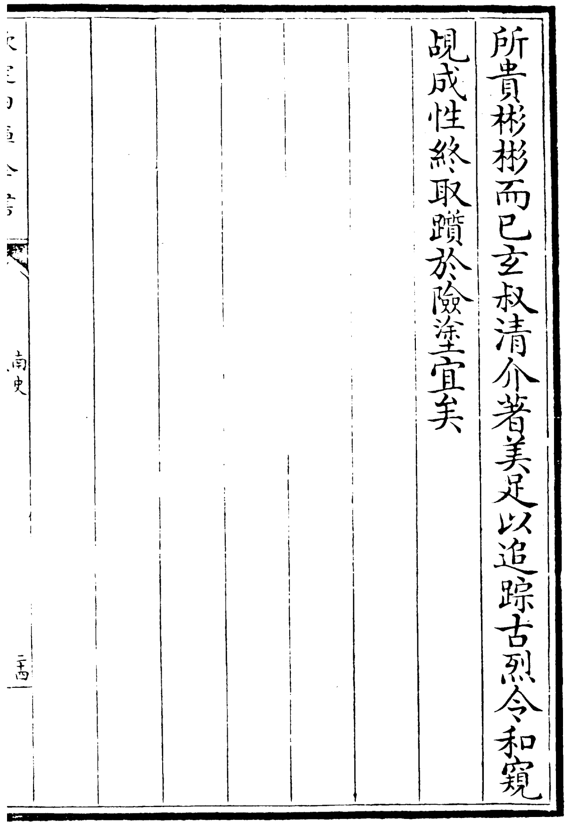
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夐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夐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夐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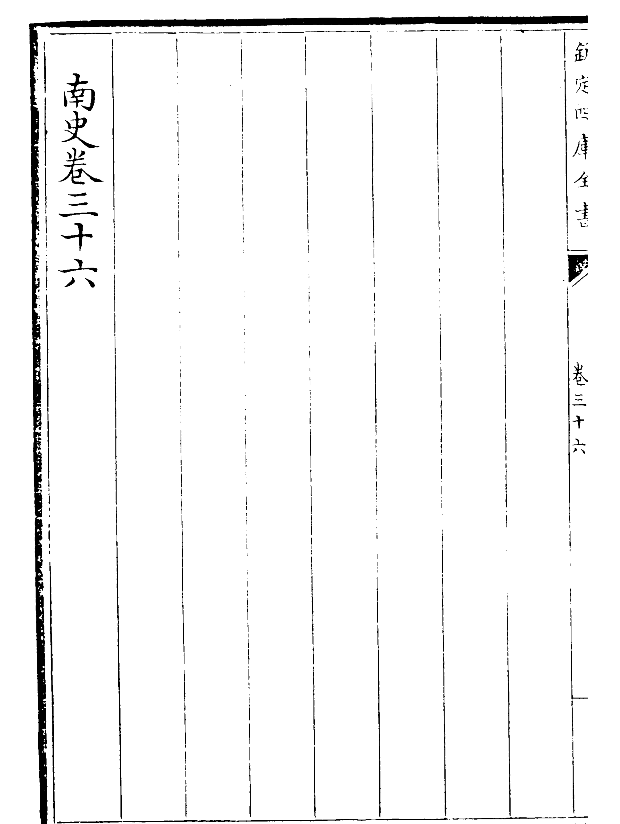
死為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兖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遊擊將軍性疏俗善趣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為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黄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謚為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為左戸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

主帥悉以委謐尋勑選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預謐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謐為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弈棋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甖盛藥鴆之子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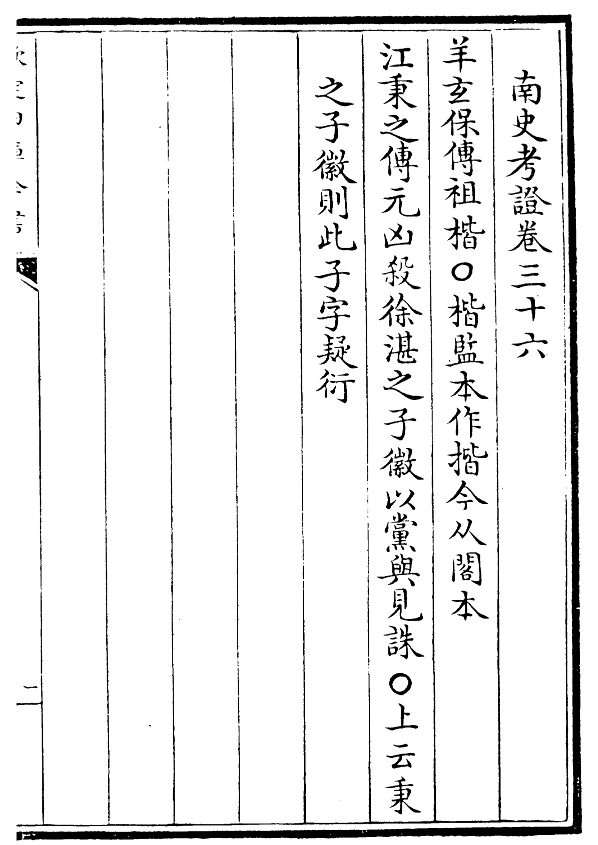
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弈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揔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


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踪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躓於險塗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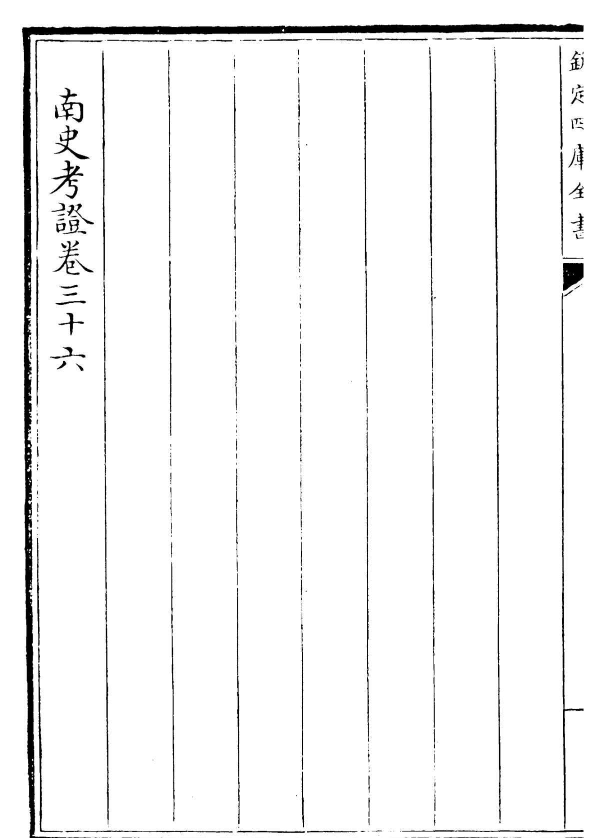


南史卷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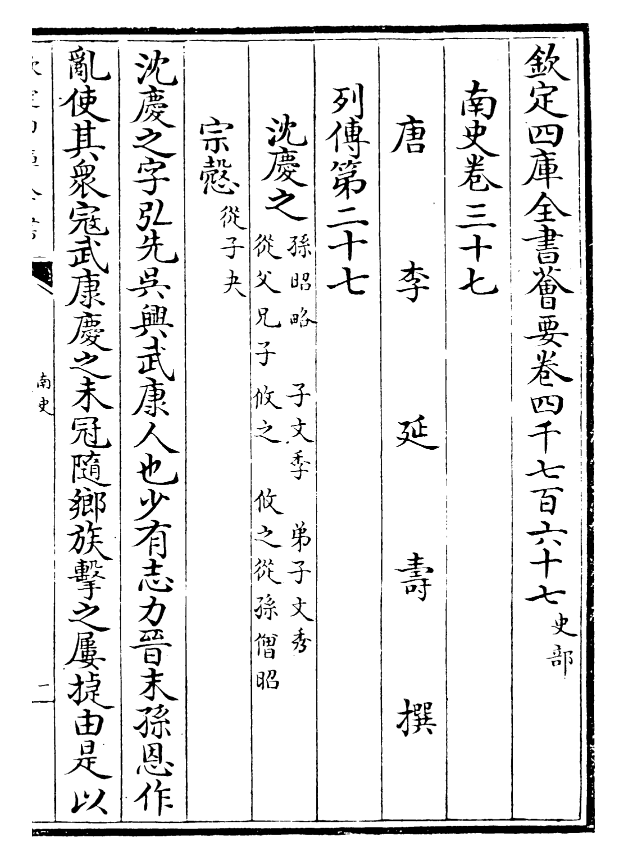

南史考證卷三十六

羊玄保傳祖楷○楷監本作揩今从閣本

江秉之傳元凶殺徐湛之之子徽以黨與見誅○上云秉之之子徽則此子字疑衍



南史考證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六十七 史部

南史卷三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弟子文秀 從父兄子攸之 攸之從孫僧昭

宗慤 從子夬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

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彦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

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

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栁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

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為營戸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彦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别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

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

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絶死固碻磝慶之以為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乗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黒石

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誰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籖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

武泣求入内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内外處分府主簿顔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内外整辦時

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為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阼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侍中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
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
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
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
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
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
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
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壍造攻道立行樓土山

幷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卹吏五十人門施行馬

初慶之甞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為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

厚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榖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匕筯及杅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顔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

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

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揷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為劫首者數十人士悉患之慶之說為置酒大會一時

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溪諸橋以絶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

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足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及死贈賻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轀輬車前
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
侍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
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
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
録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
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

明位祕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為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

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為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呉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為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汝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令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

寸不能都谿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昭略弟昭光聞収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棊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

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為黄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幹事人為上佐彦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甍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

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為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為其

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彦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彦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彦回並善琵琶酒闌彦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

仲容之徳彦回顔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歴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

為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輙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

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於華林省
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
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
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
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
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
州刺史薛安都並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

之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為魏所克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

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
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
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
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
馬行參軍晉時都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
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
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
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

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竝為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閤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禀受攸之謂軍吏曰今

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内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遣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

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悦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敗賊于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顗復

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𩔇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𩔇亦奔走藉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還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爲光禄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

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為政
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
達吏事自强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
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
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
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
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竝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
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擾擾時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

徵新除荆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州事㑹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為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廪財悉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沉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厢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絶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

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
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
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
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
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
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
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
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

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説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二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

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
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
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刳斮之具以示之
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
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
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
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
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

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鐔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為怨殺㹠薦食

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

斡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録其母去泰真旣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郢荊二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

中卒於光禄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録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録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

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為賊身本不斷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恵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

帝之殂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
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
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
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
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
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
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答曰士為知已豈為君輩所識
遂伏誅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

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别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黄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録事幽司中有所收録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

昭曰王歡已闌令恣汝鳴即便喧聒又甞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黄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敎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内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

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

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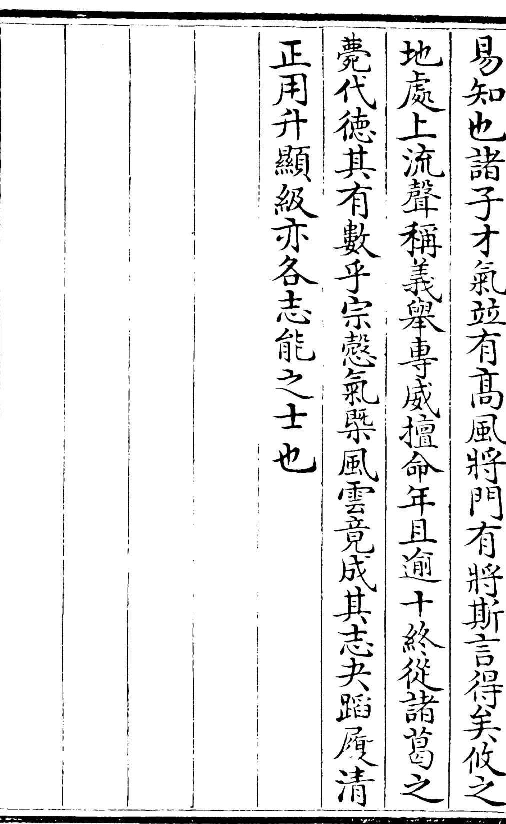
之實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即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

陵反慼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慼
聳躍數十左右顧眄上壯之及行隷車騎大將軍沈慶
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慼助我及慼至躍馬繞城呼曰我
宗慼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
朝直以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
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
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慤從子夬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竝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徳夬頗自踈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

以為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荆州刺史引為别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嗣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



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覺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夫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南史卷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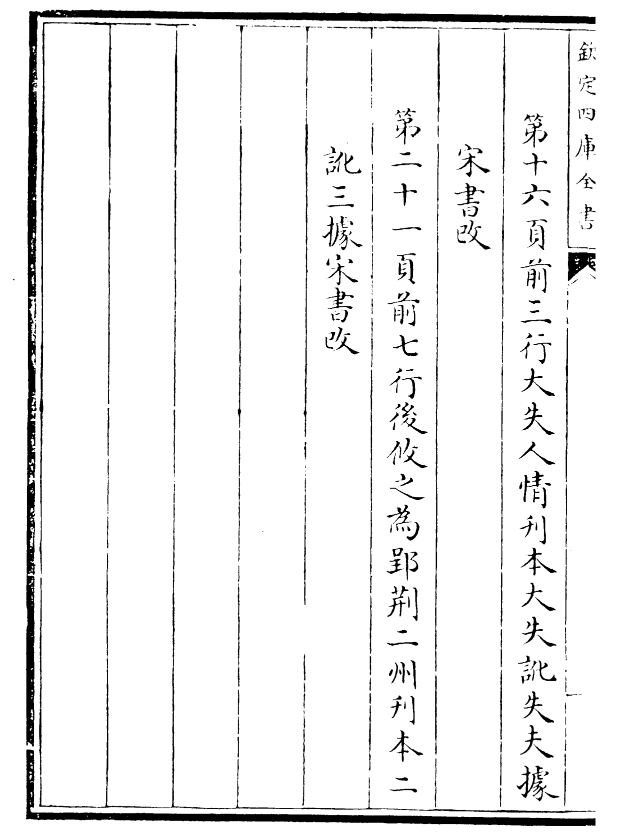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十六第三頁前五行卿二賢明美朗識刊本朗識訛郎詰據宋書改

卷三十七第一頁後二行年四十未知名宋書作三十

第四頁前七行慶之乘驛馳歸刊本乘訛奔據宋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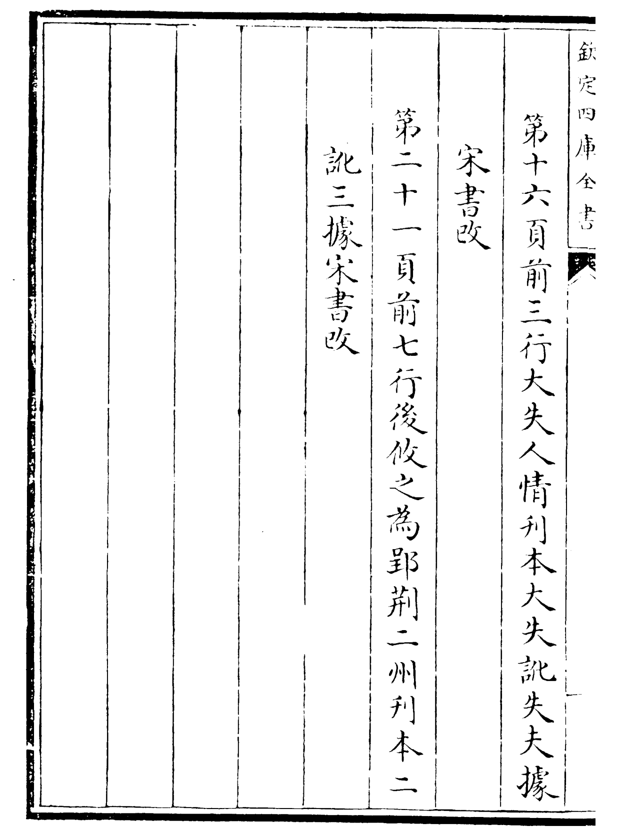
第六頁前三行二衛史五十人宋書作衛吏

第九頁後二行追贈侍中刊本追訛遣據宋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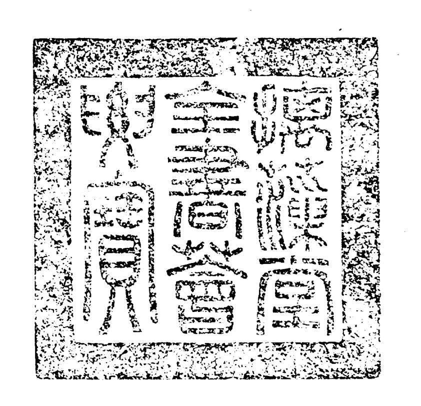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前三行大失人情刋本大失訛失夫據宋書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後攸之為郢荊二州刋本二訛三據宋書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大失人情刋本大失訛失夫據宋書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後攸之為郢荊二州刋本二訛三據宋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懐玉